

同根草

靳以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0275/26

同根草

新以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954616

插图：郭长福

同 根 草

靳 以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银川市解放西街161号)

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4.75 字数：93千 插页：5

198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3,100册

统一书号：10157·177 定 价：0.44元

《同根草》序

罗 荪

宁夏人民出版社寄来一包文稿，原来是靳以同志的一本散文集《同根草》的原稿，要我写一篇《序》。来信还说：章诒思给他们的信上提出要我写序，并且表示：“他一定会答应写的”。是的，我没有理由不写。

对于靳以遗作的整理出版，确实是耽搁了一些时间。他的文集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）是一九六四年五月出版了上卷，而下卷一直没有继续出，不久又经历了“十年浩劫”，文章和人一样，都靠了边。直到最近才又重提下卷的出版。并且得知四川人民出版社还将出版靳以的五卷本，这的确是令人高兴的事。这本《同根草》也是他的著作的一部分，它的出版，对于考察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过程，是有益的。

《同根草》收集了作者早期的作品十四篇，是从三十年代的两本散文集中选编的。我读了这十四篇充满感情的散文，其中大部分是写他同他母亲之间的真挚感情。他母亲的过

早的衰老和过早的去世，都在作者的心灵上留下了痕迹，如《母子》、《母亲的安息》……等，都充满了作者对母亲的深切怀念。这一集的特色，正是表现了母子、兄弟之间的骨肉情谊。正如他的女儿章洁思写的《后记》中说的，这里都是一些极平淡的故事，却有着刻骨铭心的情思。是作者留下的一点时间的纪录吧。

靳以是一个充满热情的、永远不知疲倦的、生气勃勃的人。从三十年代开始，他不仅开始写散文、小说，而且他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编辑文学杂志上，这是一项对新文学发展有贡献的工作。因为在他主持的杂志上发表了不少年轻作者的作品，其中不少在后来成为著名的作家。从《文学季刊》到《收获》，都是他浇灌鲜花的园地。

他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，离开了他的亲人，离开了他的朋友们。他去世时还只有五十岁，实在太年轻了。

那是一九五九年，是新中国建国的十周年。就在刚刚欢庆了十年大庆不久，他就匆匆地离开了。这一年对他的一生来说，是十分重要的一年。一九五九年五月，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这是他长期追求的理想和愿望。他说过：“有些善良的知识分子，将入党当做自己最后的归宿，这是不够的。入党是我新的生命的开始。”

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。他在这一年中精神特别振奋，工作得特别带劲，尤其是九月份，他满怀激情地歌颂了第一个十年，写出了不少文章，编选出版的散文集，题名为《幸福的日子》。正是反映了当时的心情。

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他是经历了艰苦的磨炼和考验。他所以能说出“入党是我新的生命的开始”，确实是出于他内心的真诚愿望。

但是给他留下的时间太短了，“新的生命”还刚刚开始，就结束了。在他年轻的时候，就患有风湿性心脏病，由于多年未发，也就没有把这病放在心上。

一九五九年竟先后发病三次。却从未被疾病吓倒，每次一走出医院，立即精神抖擞地投入了工作。除了写作之外，他还不断地到生活中去、到群众中去。他平易近人，没有架子，到工厂、到农村、到部队，都能很快同群众打成一片。在朝鲜战场上，很快就和志愿军交上了朋友。二三年中，他先后到过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，到过佛子岭水库工地，到过山东老根据地，以及上海棉纺织厂。总之，他从来不放弃到群众中去的机会。

第三次进医院，是在他送朝鲜外宾到火车站的时候，突然发病，立即送进了医院抢救。接过氧气后，他的精神又恢复了，一点也看不出是一个急病号。但是这一次没有能再走出医院。

他的生命只有短短的五十年，从事写作的时间不过三十年光景，他完成了三十本散文和小说集。他始终是一个业余的作家，同时还在编辑着不下十种具有影响的文学杂志。他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和编辑家，作出了他应有的贡献。

这本《同根草》收集的十四篇散文，是反映了他开始走入文坛的印记，显示了他的充满激情的文彩。

为了纪念自己的难忘的战友，写下如上一些感想，作为序。

一九八二年十月北京



靳 以 像

三十年代摄于北京

目 录

DZ75/26

怀旧.....	1
远天的冰雪.....	19
同根草.....	37
小花.....	55
母子.....	75
母亲的安息.....	92
短筒（一——四）.....	108
猫.....	125
渔.....	132
火.....	136
附录：《远天的冰雪》原序.....	147
后记.....	144

续 情

虽然才只是五岁的孩子，也象是知道了不少情感上的曲折。他那圆圆的头颅上盖了寸把长的乌黑的头发，（如果是细心地看起来，就知道偏左的顶部，有一个半寸径的伤疤。）大大的两只眼睛，总是滴溜溜地转着。当他笑了起来的时候，就会显出一对深的笑靥来；可是他轻易不笑的，只是一个孩子，就象是为什么不快抓住了心。

他时常一个人坐在门前的青石墩上，呆呆地想些什么。他用两只手掌托住了脑袋，眼睛望着远远的天空。那时许正有一片碧蓝的天，无边无涯的，引着他孩子样的思想走着无尽的路。一块两块白云闪着光，浮来浮去，他就会想：

——为什么白云不落到脚下呢？

他闭了一下眼睛，把右手的食指送到嘴边。

——要是落在脚下，我就要跨上去。

想着的时节，好象他已经跨到白云的上面了，他起始觉得在飘飘荡荡的。

——我要找我的妈妈，我要找我的妈妈！

可是白云还自在天上游荡，怎么也不会荡到他的脚下，他殷切地凝望，亮晶晶的眼睛里蒙了一层淡淡的泪水。

正自呆想着的时节，一只肥软的小手拍在他的肩上了。他象惊醒似地回过头去看着，看到站在后面的正是邻居青姑儿。

她微笑着，两个大红的辫梢在空中微微地摇动。

“干什么一个人坐在这儿，上我家玩去吧。”

“不。”

他坚定地摇着他的脑袋，他的心中正在气着她打破了他的幻想。

“妈妈特意叫我来找你，说给我们做桂花饼吃。”

“你的妈妈做给你吃的，没有我什么事！”

那个小女孩子突然为这句话着恼了，笑容逃开了嘴角，还有一点撅起来，什么也不再说，一转身就走了。

他仍自坐在那里，动也不动地；可是他的脑子沉不下去，象是为什么搅乱了。正待要站起身来走进去，就听到有人叫着他。

“练哥儿，来呀，到这儿来！”

这正是那个青姑儿的母亲，一个三十岁上下的慈祥妇人。她一面叫，一面招着手。

他就懒懒地挪动着脚步走过去，到面前，低低地叫着：

“李婶，您叫我干什么？”

她一面拉了他的手，一面就引着他走进去，还说：

“我叫青姑儿叫你来，你怎么不来？”

“我，——我怕我爸爸回来找我。”

他极不自然地撒了个谎，他的脸上立刻觉出一阵灼热。

“找你那怕什么，到我这儿来你爸爸还不答应么？”

“不，不，——”

他稍稍显得一点气急，不能如心地说出话来。

“我把新鲜的桂花摘下来，给你们做了几个饼，你吃点，还给你爸爸带回去点。——你看这孩子，心眼多不灵活，还在生气呢！”

她已经领了他走进房里，看到还在撅着嘴的青姑儿坐在那里不声不响。

“来了客你还不高兴点么？”

她的母亲笑着说，可是她好象没有听见。

他知道自己的错，就轻悄悄地走到她身边。

“还生气么，小姐姐？”

他拉她的衣襟，可是她推开他的手。

“你不用理我，我不跟你说话。”

“那你就不象小姐姐，象个小妹妹了！”

她忍不住，笑了，她的母亲正独自端了饼进来。

“快来吃吧，热着更好点！”

他们手牵着手跑过去，各自坐到凳上。甜蜜蜜的香气一直钻进了鼻子，他忍着突然多起来的口涎，好象连望也不望地坐在那里。

“吃吧，我给你们拿，——”

她的母亲一边说着一边把他们面前的小碟各放了一个

饼，他就用竹筷夹起朝嘴里送。可是她突然叫起来，把近了嘴的饼又摔到桌上。

“怎么着？”

她的妈妈惊慌了，急忙走到面前。

“烫，烫了我的舌头。”

她撒娇地叫着，她的母亲就在她身边坐下来。

“慢点吃呵，烫着了不是好受的，伸出来我看看。”

她就把舌尖伸出来，她的母亲轻轻地吹了两三回。

“好了，一会儿就会好了。”

她却一下子就爬到母亲的膝上，偎在她的怀里。

“这么大了，还要缠人。”

她的母亲虽然这样说着，可是一点也没有申斥的意味，她是更得意地把头贴着她的胸。

他懂得，他也想象得出那该是多么温软，母亲的胸，母亲的手，和母亲的腿；还有什么能比得过呢？当着母亲说话的时节，自然有那么一点暖又一点痒的气嘘着脸颊，是那么温馨，那么可贵！可是他就只是坐在那冷硬的木凳上，没有依附也没有慰贴，象一个舍哥儿。

他只呆呆地望着，都忘记把饼送向嘴里，她的母亲觉察出什么来了，就把膝上的孩子轻轻地放下来，还说：

“真没有出息，自己坐着多么好，——你怎么不吃呢！”

“我不饿。”

他说着，摇摇头，那两个又黑又大的眼睛冒着光。

“我给你包好几个，带回去和爸爸吃。”

他不能答应出了声，嗓子象是为什么哽住了。

离开母亲，有一年以上的时日；可是在他的心中，是长得不可计算的时间，说是因为身体的不便母亲就留在乡下，他自己随了父亲走着两千里的路程。在这个城里父亲经营着他的事业，他却是被丢在家里，过着一个个漫漫的长日。除开仆人，家里再没有别人了。寂寞使他不知怎样才好，他又时时想起他的母亲来。

有时候他一个人站在院子的墙角那里，一面数着墙砖，一面用尽了气力“妈妈妈妈”地喊着。没有答应声音，偶然微微地传来一点回音。那个仆人也许被惊动了，急忙地跑过来。

“小少爷，您嚷什么？”

他并不回过头去，也不动，到那个仆人蹲下身子想抱起他来的时候，一下就看到那包满了泪水的眼睛。

“唉，别哭了。——”

为了说到了的时节，心中就更忍不住，爽性大声的哭出声。仆人原是在他家近二十年的，有了相通的感情，为这凄惨的情况所打动，眼睛也起始湿润了。

“来，我背背你吧，爬上去你就抓得着那朵大黄花。”

他不知怎么样来哄着他，要他把两只小手圈拢他的颈子，他就站直了，背过两手去托着他的身子，幌幌摇摇的在院子里走起来。

可是这个院子对于他是太熟悉了，他已经看过一年多的

时候。他知道哪里蜘蛛来扯网，他也知道墙上的哪一块砖落了面，他还知道屋檐下哪里有飞着叫着的麻雀的窝。地上的路呢，哪一方高哪一方低他都十分清楚，哪里有蚂蚁洞他也弄得清，而且他还旁观过它们的争战。背着的时候他只是闭了眼呜呜地哭着，他的伤心象是无边无涯的。

父亲突然间会象从天上掉下来的走进来了，他那强悍的体格，和走路的行态，都明显地带出他那刚愎的个性来。

他立刻就从仆人的背上溜下来，还没有等到他踏到地上，父亲严厉的声音就起来了！

“怎么，还要人背！这么大的年岁！”

他悄悄地站在仆人的身边，靠紧了仆人的腿，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。

“还不走进来！”

听到这样的呼唤他才莫可奈何地起始挪动着脚步，缓缓地挨了过去。

父亲先看看他的手，再看看他的衣服，终于看到了尚留有泪星的眼睛。

“你又哭来着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他一面应着一面抹着眼睛，可是更大的声音叫着：

“你怎么能说谎呢！”

“我，——我跌了一下。”

“没有跌破么？”

说这句话的时候父亲已经不在注意他，好象想着什么事

情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男孩子，不要紧，跌跌碰碰会更强壮点，……”

父亲一壁说着一壁就走了进去。完全忽略了他。有的时候，实在是莫可奈何了，他也愿意偎到父亲的身边！可是从来他也不敢去，而且他和父亲时常几天见不到，父亲是忙碌的，夜间回来的时节，他早已睡了。

记得第一次到幼稚园是父亲特意送了他去的。他记得坐了很久时候的车才到达——那个所在对他完全是陌生的。那里面有带游廊的平房，有土山，有放着一架大风琴的礼堂，还有许许多多从来也没有看见过的脸。他一下就被领去看那位主任先生。

主任先生是一位三十几岁的女教师，十分慈和，嘴角上有一颗小小的黑痣，父亲就谦逊地说：

“孩子是愚笨的，总盼望您多管管才好，——”

主任先生笑着，过来拉他的手；可是他极力地向后退缩。拉了另外一只手的父亲显得不耐烦了，严厉地说：

“怎么这样子呵，一点也不懂规矩！”

他再没有法子，只好任着生人拉着他的手了。父亲再三托咐过之后，就告辞走去，他就全然被丢在陌生的境地里。

他这面那面地张望着，两只亮亮的眼睛充满了奇异之光，主任先生说着：

“走吧！我领你到课堂去，你可以会到许多小朋友。有唱歌，有跳舞，有手工，……”

他什么也没有听见，他只听到那单调的声音，突然间他就哭出了声。

“怎么哭了呢，不该这样子呵，谁都该来读书的。”

好心的教师劝着他，还把手帕来为他擦着眼睛。

他还是哭着，他望不见一点对他熟悉的物件。

“是想妈妈了么，下学去不就见得着了么！”

这句话象更打动了，他更大声地哭着，主任先生就把他抱到椅上，拿来五彩的积木和玩具，想来引起他的兴趣。

“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，……”

他喃喃地数着，好象片刻的勾留都不能忍耐。教师没有办法了，就和他谈：

“稍等等吧，我差人送你回去。”

他立刻就止住了哭声，睁大了水汪汪的眼睛望着，一半难于相信一半惊讶的。终于他又想起了些什么，他嗫嚅地说：

“先生，我不要回去了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教师也觉得一点奇怪了，问着他。

“回去了，父亲不会饶过我。”

“他会打你么？”

“唔，——”

他点点头，一颗泪珠落下来。

“妈妈不劝劝他么？”

“这里我没有妈妈。”

说着的时候他的眼睛重复为泪水湿润了，聪明的教师就